

記

靜江府學記

張欽夫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李自唐天曆中觀察使李昌巖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于朝而迂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其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孝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士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士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夫矣克保其性而不恃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孝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規德司旋息至載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之不貫則天

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乃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李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乃士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李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李者其所從事往二異乎是鼓篋入李抑亦思吾所謂李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李君率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踈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為之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隸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字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年有五載居益加葺左右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言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李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歎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夷蕪敷民俗安靜則葺李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廼命郡教授婺源邵穎董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于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既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裴徊不忍去以為曾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李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

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孝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行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受萬世實開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焉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膏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孝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齧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躋夫徐行疾行之間拍尔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祭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如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而中則仁之大躋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亦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厲人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耳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尽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

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湏而忘討賊之義及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不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国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无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率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公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臨蒸今衡陽縣也蒸水出縣境逕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學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于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公為記其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之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有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曾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敬齋記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乱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湏更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万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

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辨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躰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敬勸之義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亦求予爲記其請廣其予爲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孝問問曰思曰辯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孝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孝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

有門戶得其間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二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攷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上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蓋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孝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辯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蓋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躰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直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孝不躡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恙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動而欲乘虛爲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

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
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
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
於心矣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
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
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
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秘書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
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
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攷之乎惟民之
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
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
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
以是教矣至于二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
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
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
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季
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
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
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
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
則无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
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
之庫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伴來謁記人亦暇也又明年其學之

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錄之爲非俛有油閣地近隘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廢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有攀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与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道熙四年甲午

江州濂溪周先生書堂記

朱晦翁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溥濶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夫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隨唐以至於我 有宋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寔開文明之運然後

氣之漓者溥判者合清明之真得以全付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躰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同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彰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溥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記之其患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其稿有闡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溪之意也云爾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西北六十里廬山之顛處地最高於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窻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辨感忽亦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何水行其間奔迫澎湃声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視蕭爽竟與入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者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傍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有可觀者行里餘俯入會尉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鮮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

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湧西抵橫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
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謝康樂搢石挹飛泉語各之而未暇也
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
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
知其淺深其下水声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
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拊其頂獨西
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
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
口距狹爲閔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窓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
葦篁內疏蓮沼爲梁跨之植杉遶迤西循小山可上以達于中阜
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各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
梅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窺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峰峭崿傑立下瞰石池東起魯嶂

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
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遶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峭
奮巖蔚南峯出其背孤負貞秀莫與爲擬堂左右皆茂樹修竹翠
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傍
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
欲作亭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
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欲作亭名以揮手南循崗脊下得橫
徑二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
東屬於徑西入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
寮其西山之脊蟠遶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
間如巨人垂手掬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北有
桃蹊竹塢漆園北嶺有茶坡自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其
下蓬然數十步行東嶂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
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

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方狀亦非世人耳目所
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岳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
壯偉至是而知彼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
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君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
巖有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皂禱焉又
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奔峭齒巖千古木弥覆藤卉蒙絡
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
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
壯自絕頂東南去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此兩房中通側戶
旁近水泉可引以嗽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峰南出小嶺下數十
步有巨石巔負巔下瞰絕壑古木叢生膠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
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原各有石田數畝村
民以遠春棄不耕皆以背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
可以无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其脊爲崇安建陽

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
四其曠然可望其巽然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弃官棲遁孳鍊形
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
烈風飛雲所沾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主氣盛而骨強者
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授蘿葛崎嶇數里自余家西
南來八十里乃至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歲亦不過一再至獨
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登葺迄今有
成皆其力也然予嘗自念自今以往數年之間嫁娶亦當粗畢即
斷家士滅影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
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
忘死矣頃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山水之勝如此時觀覽焉以自慰
也山楹所面双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孤絕
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耕且食于吾山者皆
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

有少年弃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亦堅若无怨悔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皇云年月日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无所不備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率其要曰克已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无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躰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則人之求之亦豈在夫外哉特去其害此者而已矣蓋所謂仁者天理之公也所以害仁者人慾之私也二者分而相爲消長彼既盛則此不得不衰矣故求仁者克去己私以還天理至於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純則其視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

氣象而中焉默而存之固謂然其若春陽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有感而遂通則无一事之不順於理而无一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盡情性之妙也欤昔者顏子問仁於孔子而孔子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告之其於用力於仁之要可謂一言而舉矣至於近世程氏之學祖述孔顏尤以求仁爲先務而其所論求之之術亦未有以易此者吾友會稽石君子重蓋聞程氏之風而悅之者也間嘗以克名齋而訊其說於予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工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有取於克之云者則其於所以用力於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以予言爲哉繼今以往如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雖然自程門之士有以知覺言仁而深疾夫愛之說者於是學者乃始相與求之於危迫之中而行之於波動之役

甚者揚眉瞬目自以為仁而實蓋未嘗知夫仁之為味也予懼子重之未能無疑於其說也則書予之所聞者如此以復焉使吾子重无駭於彼而有以安於此則斯言也於輔仁之義其庶幾乎年月日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者反也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利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躰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欤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耳也自是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孰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頤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乎外而益眩於其內今也既剗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或怠而不能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蔽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孝博文以約札明善以誠身必格物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

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年月日記

○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某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无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衣縮食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竄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

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見耕道而得道仁在夫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其間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與通事書記蓋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躰為尤重願其何人乃敢以无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其惟朋友之義有不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某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禮樂詩書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圭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

四子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
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其任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
其承家盡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清之子和其季則
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某遊尤篤志於義理之學
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在九年月日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
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
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蟲之上
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
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
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
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以大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文
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君子齋記

王介甫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君卿大夫謂之

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謙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鷟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

願避位以遜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發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二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然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車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最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貧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釣黨之獄起其執弥堅而其行弥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乃皆不至蓋志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三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

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唐其東為東湖三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其嘉禾中太守徐配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高於碑旁立思賢臺世二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其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於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子西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二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止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 進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頃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斯須而不進雞鳴而興暮

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有勉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道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於日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豢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剽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不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泰山書院記

石守道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

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措堂聚先聖之書滿室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子則有方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京略胡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澗李温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乎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方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太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倂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永叔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復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

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稔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瀟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万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服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待月軒記

蘇子由

昔子游廬山見隱者烏為子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性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万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發然日則未始有變也唯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惟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惟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子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二之前廓然无障幾於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杯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謾不喻曰嘗治術矣不聞是說也子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二因志其言于壁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于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二蕩二橫无际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号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二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馬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二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二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六年九月二卜五日記

莊子祠堂記

東坡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方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无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

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二而盱二而誰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乎居蹙然交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湯者避竈其友也舍者与之爭席矣去斯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欲馬馬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元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文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學易堂記

劉斯立

劉子行年六十有一身雖未病氣已向衰性不能事老而弥甚生理付子姪靳二便足非大改革勿閑白榜所居堂曰李易自書日用爲記雞一再鳴就卧中導引鼓漱吐納炊二斗黍時久下榻盥漱即巾二後擊鍾集衆家廟瞻拜退嘿坐持誦或讀佛經聞行鼓聲赴食廊湯餅一盃粟飯兩勺脯時粟飯若稻飯四勺魚勺

菜茹稱是朝飯已衆散施施便就坐緩帶繫薄信手蒲書或不待終篇棄去使童子自以其志抽取他秩隨取隨讀忽有會意如癢得爬已而倦卧佔畢卷秩積多紛乱率月十日廼一整比彈琴無時於一操弄意愜當則晝夜彈五七十過積十數日猶不易故他曲多遺忘得譜記省又復如前或誤折爪甲挑摘取聲如隔氈絮大悶不聊因彊自禁爲柔緩從來猶急得以少差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足則別裝掛行步徙倚玩之忽漫經目更有新意家所藏其鮮少由此常若多畫雖不工書獨愛寫孫真人道林養性等篇百字或二三百家亦或爲人取去異時道人教胎息止觀等法其說与吾書出入又頗有口訣欣然好之奉行少日功不及驗輒懶罷亦曾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粗窺戶牖又不肯入今遂忘去庭下松檜梅竹闌中諸藥草皆手自植見其長大數鮮眷然顧之如撫孩幼親舊來訪隨事笑語家有酒肉必留連飲食氣候和適步行或輿轎出門惟意所詣人置酒招之必往又無所爲則炷香

宴坐目接手談頽然休歇自非身疾痛常如此凡此亦可為太多事今尺錄之以記吾居亦記吾過又略計平生所嗜物且約日四升積日二萬一千六百多寡相除幾滿八百斛皆從鬲胃消去雖云資養良可傷耗愈成勞何恙不作來日無幾何復能銷幾所飲食動作如意復能得幾許以今為非更將何以為是捨此改圖彌復多事則是非特未定姑貸吾過以終餘年有客升堂問易卦六十有四今子所記廼如此謂之李易是李何卦劉子舉手推曰去汝非我同學政和三年三月朔劉岐記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寫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曰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持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醱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當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於其嫂買臣見弃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道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与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青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節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予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吝言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

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声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頤不能築屋數楹上以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声於方來乎廼屬軍李教授楊君大灋

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其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李者尚寡海內向乎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篇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躬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李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李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閩洛緒言稍出於毀弃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指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服太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谷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十有二月初吉呂某記

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遜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備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

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沒
郡人思之遂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
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嘗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
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
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某病發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
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
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溥海內外
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
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令承教之
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
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
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蘭切之
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
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
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
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技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王微有意
於微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
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淫其流而尋其源
則建武之高節孰可些邪至於節義之弊亦變為亢激特上無建
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
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
作牧復太菁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沂江下上者歛門
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
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
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
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
柱

讀書記

六藝之文學者之大端也天地之間備矣其次莫如史乃先讀詩及書以涵養情性每念古人君臣父子之間反覆規誨詞意慷慨想見當時忠厚氣象使人感動爲之出涕觀春秋見聖人以礼杜亂名義之間凜乎其不可犯也使是法也得行於其時則三威六卿何足道哉及參以左氏傳見一時良大夫能支持其國者又皆一出於禮而國之安危人之壽夭又皆以禮觀之然後喟然嘆曰甚哉禮之大者國之天民之命也若周官則余所素習周之禮樂本未悉備真興王之大典也戴記雖雜識不倫然其間多格言守其言可以爲士君子充其道可以爲聖人洋洋乎大哉不可尚已五者備矣然後歸老於易此余之素志也余嘗學易矣窺其門墻之外皆聖人憂世之語而未及其突奧也今將尽心焉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文字多猥併又編年之弊一變而事實破散亡以考知治躰隆汙之漸獨資治通鑑用編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雖不若紀傳之詳而國家之大躰天下之常勢首尾貫穿與廢存亡之迹可以坐照此觀史之啣會也余嘗攷通鑑劾左傳而目錄倣春秋此司馬公不言之秘也余固發之自餘無可留意者惟西漢書杜子美詩韓退之柳子厚文讀之空麗雄深可以起發人意因以間作詩文以爲游息之具而孝者之事於是小成矣嗜使予之學得用於世則以是行之亦足以有立不然以是自樂亦可以無媿於俯仰間也淳熙三年五月日呂祖謙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下於此而上於彼而固以著其往來之象錄夫已棄之善而厲之也亦曰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躰即是而有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卦之復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其以此坎吾友黃君仲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而書乎壁而庶乎其

有以自在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銘之之意仲本則語曰吾之幼而學也家翁授以程氏之書讀之其有不得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及諸子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共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而求之三年而復有得也然而存之也未孰是以充之不固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漑掃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息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乎直積力久而於動靜語嘿之間有以一貫乎理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吾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約以礼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后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曾顏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

夫道學之鮮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于壁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庶乎其有以自警言也淳熙丙申十月日呂祖謙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歲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變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

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
伊川程頤序

。經世紀年序

張欽夫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
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
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
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云外丙
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
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記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
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
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
自史遷以來傳習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
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
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
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蓋孟子爲堯舜三年之喪
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
大旨其可闡而弗章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踐位之實丙戌
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二載也則書薦
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載也
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
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
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
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所以表
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
子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
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

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
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
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
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有商
歷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
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採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嗟乎世有
古今太極一而已矣太極立則通萬古於一息會中國為一人雖
自堯而上六闕逢無紀然上聖惟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巨
乎無窮而貫于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
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極裁成輔相之妙矣為人
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則
經世之旨不幾於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
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
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
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
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
可舍是而它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
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
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
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審思力行不
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少自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
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者者也凡處
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

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声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曾次營々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偽日滋而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江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々而察之覺吾有利之々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辯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爲己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太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爲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豐亨而啓禍源王者之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變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其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爲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爲蕃屏嗚呼盛哉用敢紬

釋其意而爲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瞑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毒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復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排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少而羣賊之兵奚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臯若述若

步若黜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裁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剝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斷斷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莫韃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北欵五原塞願爲藩蔽廼立之爲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爲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博古圖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鉗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同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開明闔晦轉轄降升一攬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堦壘沉鼎頹跌仆碣布濩於莽滄之濱

餘欵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五晏昭武李丙仲南父講隸論述之餘采擷哀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彙集其門起夏石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盈歛然具見於細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雕斲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躰雖日備而渾灑之氣實行乎其中二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黃者狹者淳者漓者肆者揚者有方不同蓋莫不與時借也雖其纂群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曾次偏側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鼎彝之潤篆榴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以玩物此言之也其他如正曆紀定世繫辨疆域之誤及官制之舛存容典之舊裨九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而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春秋講義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預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耶生同世居同里憐惻休戚尚有旁觀平睨漠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於塚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己為一躰前扣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以為二物矣經非踈我而我則踈經盍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然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其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心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嫉雖万世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 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計蓋已什

八九成矣虜人始用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慮而懷晏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比肩享成功無後患頌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左史胡公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

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籬人役之歎曰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激君終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之者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万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日序

詹事王公梅溪集序

代劉樞作

朱晦翁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言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尔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九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九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万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蚍蜉瑣細如蟣虱如鬼神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者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事業文章下至字書之微蓋亦可望之而得其人求之今人有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百數方言 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

諸入冊府 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 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郎御史納用其說公知 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和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長謹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謁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頌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每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骸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效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盛大踈暢洞達無欲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

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嚮之殊或欲巧爲諂
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於大節之偉然者
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相五君子者迹雖未及皆同心
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饒及夔則又適在
葛柱顏范之遺墟皆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
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堯舜孔子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
省皆得與公爲僚辰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距公沒幾十年而
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悅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卷
屬予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大息也公之行事今秘閣修撰莫
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注公聖錫所以誌其墓矣故予
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之凜凜二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
起懦而相與師慕其万一在朝廷所以犯顏極諫爲忠仕州縣則
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
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具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爲無所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李有
立能守其家法云年月日建安劉珙序

石曼卿詩集序

石 守道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
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
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
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
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
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
中民風樸而恭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
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竒秀
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盡一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
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

氣橫去意與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蓋于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子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乎詩云子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龍龔鼎臣序

石 守道

山陽龍龔輔之學為古文問父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諱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而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方希則序

歐陽永叔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韁瑣夫軒裳輝華入之所甚欲彼益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置置具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貧有毀譽不以屑其甚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謝衣紳心自往推石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東上鄱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復金門者再見春矣會 天子方嚮

儒學招來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
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摘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
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濛濛之
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摺紳議者
咸傷寃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
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
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
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
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
而固翕之耶不然何迴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
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
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豈假子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
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廖喬歸衡山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丞爲雲霓其生爲杞
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
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
中遂遊公卿間所至无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沉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
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永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
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文達辱之以友益當君
之西也獲錢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
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胡宗元詩集序

黃魯直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阜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
托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

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
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憂榮而弔變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
不得其平則聲去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
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
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
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
之知者然然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
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
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旬月
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
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
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
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士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
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
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具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
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
胡氏

送楊循義序

陳瑩中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氳之氣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
休已人之於道知氣氳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於仁可勝禦哉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
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
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
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爲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
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
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爲同也烏乎同
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
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照習焉而察之行

之而有未宜也則徙焉而已不徙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滯於有方之地終於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弗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為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為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焉可虧疑力策之終之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坎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宜如是哉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止乎自畫之分爾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為賢以不改為是以無可奈何為終流陷之傷甚於告子之禍曾不若丘陵之弗進博奕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闔闢無二理進止無殊習天下鹽鹽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為異為跖而垂成者能徙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揜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其於仁義之說溺於詖陷吝而不化者為日已多微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內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舊積於垂成覆新陷於平地既遠乃復默懷暮覺之悃可勝歎哉循義聞善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靜光明之道纓冠閉戶之宜聞之久而肄之孰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其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欽慕之心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方大全文粹卷第